

# 梦里不知身是客



南飞雁  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 梦里不知身是客



南飞雁  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梦里不知身是客/南飞雁著.

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80623-587-6

I. 梦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7527 号

---

**梦里不知身是客**

南飞雁 著

---

项目责任人: 王国钦

责任编辑: 王国钦 陈 思

责任校对: 丁淑芳

装帧设计: 李定斌

技术编辑: 陈少强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: 450011

地 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电 话: 0371-68656680 (责编) 65379196 (发行)

承印单位: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邮政编码: 450044

电 话: 0371-63784396

版 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7.125 字数: 147000

印 数: 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23-587-6/I·423

定 价: 1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



**作者简介：**南飞雁，男，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，文学学士，河南省委宣传部首批签约作家。出版有《冰蓝世界》、《大路朝天》、《大学无烦恼》等三部长篇小说。其中《冰蓝世界》、《大路朝天》分别荣获由共青团河南省委、河南省文联联合举办的2002年度、2003年度河南省首届五四文艺奖金奖。长篇小说《大路朝天》在2002年首届华人在校生中长篇小说征集出版活动中脱颖而出，名列榜首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1

窗外下着小雪。

省第三监狱在省城北郊。这里原来是荒凉一片，现在北环路修到了三监的大门外。更北的地方是计划中的北二环路，这个高墙电网围起来的地方已经完全处在市区里了。虽然如此，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少，只有几辆公交车偶尔驶过，远处一个小孩儿在放鞭炮。很多沿街店铺都关了门，门上贴着春联和财神画——毕竟快到春节了，空气里都夹杂着轻微的硫磺味道。我推门下车，几片雪花立刻落在大衣上。我紧了紧领口，提着一个硕大的塑料袋走向那扇紧闭的铁门。

林珊珊在里面。

这是她在里面过的第一个春节，也是她年轻的生命里第二十六个春节。而无论她今后的生命里会有多少个新年，她都不得不在这扇铁门背后度过了。

林珊珊的宣判结果是无期徒刑。

林，珊，珊。

我的舌尖顶着牙齿的内壁，一点一点地挪动。这几个字从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我的心里慢慢地往上爬，爬到我的舌尖，我一再地咀嚼着它们：

林，珊，珊。

我的全部热情，全部欲念，全部爱，全部依恋和愧疚，都在她的身上，跟着她在这个巨大的铁盒子里，终此一生，直到年华老去。

我站到了接待室的门口。接待的女同志惊讶地说，又是你？

我点点头，把申请书从怀里掏出来，双手递过去。女同志摇摇头，说，你的申请没问题，但是林珊珊不肯见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

我坚持说，麻烦你再去问一次，看她有没有改变主意？

女同志同情地看着我，拿起了电话。我看着她和里面的人说话，解释着什么，不时用无能为力的目光扫一下我。最后，她挂了电话，摊开了手心，说，林珊珊还是不肯见你。

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。我勉强笑了一下，递给她塑料袋，说那麻烦你把这个给她。女同志查了一下，给我写了接收的单据。我接了单子，转身朝外边走。走出去几步，我忽地停下，转身，冲进了接待室。正在写东西的女同志震惊地看着我，我粗鲁地把她推到一边。桌子上墨水瓶倒了，一大片鲜红的液体蔓延开来。熟悉的鲜红刺激着我的神经，我疯了一样踹开门，冲进了高墙后面的世界。这时警报响起，女同志捂着额角，按响了警报器。我浑然不觉。两个武警朝我冲了过来，我和他们的距离如此之近，我甚至看得见他们绿军装上红黄两色的线条。我弯腰躲开了第一个武警的胳膊，第二个武警从后边跟上，一脚踢在我的小腿上，我朝前踉跄了几步。更多的武警朝





我冲过来，我盲无目的地跑着，被他们围在中间。

我对面是一个年轻的武警，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的样子。他手里端着一把自动步枪，浓重的四川口音叫喊道：站住！不许动！

在那一瞬间，我看清了黑洞洞的枪口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如此浓烈的黑色，我的整个世界仿佛都浓缩在黑洞洞的枪口里了。这样的深黑灼伤了我的眼睛，我不假思索地冲了上去——朝着枪口冲了上去。

武警敏捷地侧身，做了一个娴熟的战术动作。钢制的枪托结实地砸在我的下巴上，我顿时仰面朝天躺下。天空黑蒙蒙的，一下子远我而去。我听得见无数双脚在我脸颊附近急匆匆地走动，有人在大声喊着医生。在昏迷之前，我清晰地记得我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喊出来三个字：林，珊，珊！

接踵而来的，是死一样的清澈，以及安详。

从武警医院出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。那个四川籍的小武警的确手下留情，不但没有伤到脑子，就连下巴也完好无损。在知道可以出院的时候，我黯然地叹了口气。我曾经去过很多次精神病院，我实在太羡慕那些在那里的人了，不用思考，没有忧愁，一切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愚蠢在他们眼里都像莲花般美丽。我来到医院停车场，我的吉普 2500 就停在边上，漂亮的车漆反射过来的强光让我眼前一阵眩晕。

我感觉到鼻孔有些发甜。不好，我下意识地皱眉。

身后一个人叫着，于小北！

一个精干的少妇走过来。我认识她。她是林珊珊母亲的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秘书小韩,我和林珊珊好的时候,我们曾经见过面。小韩面无表情地对我说,薛厅长要见你,你跟我来一下。

我停顿了一下,问她,我开车去吗?

小韩摇摇头说,她就在那里,你跟我来吧。

我朝远处看,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车。我拍了拍小韩的肩膀,她下意识地朝后一闪。我笑笑,她眼睛里的厌恶是如此的清晰。

我收回手,说,我自己去。

薛厅长是个很严肃的人。即使在林珊珊撒娇到连我都忍无可忍的时候,她也最多是咳嗽两声,或者说,不像话,你姥姥也不管管,然后扭头喊林珊珊的姥姥。几个月不见,薛厅长憔悴了许多,但她的严肃还是和以前一样,甚至让人心悸。我在她的身边坐下,垂下了头。

薛厅长的话很简单,但每一句都扎在我心上。她问我,这是第几次了?

第一次。

薛厅长摇头,说,我是问你来三监几次了。

我眯着眼,慢慢地计数。快一年了,只要没有出差,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来,虽然一次也没有见到林珊珊。我还在努力地回忆,薛厅长打断了我,她说,四十二次。

我愣了。

薛厅长看着我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,整整四十二次了。

薛厅长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压抑着某种难以抑止的情绪,缓缓地说,我看过省三监的接待记录,你一共提出了四十七次







申请，四十二次批准，但是一次都没有见到珊珊。我想问问你，如果珊珊一直不愿见你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继续下去？

我无言以对。

薛厅长的声音依然充满了严肃和压抑，她看着我的眼睛说，那好，你愿意怎么做，我表示尊重。我只想提醒你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在以后做事情的时候，要对你的行为，要对任何一个和你或你的行为有关系的人，负起责任来。

然后，她长长地喘了口气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珊珊已经不在三监了。至于她会转到哪个监狱去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

我轻轻地说，您别忘了我是律师，我有我自己的途径和方法，我一定会知道珊珊的下落的。

这次薛厅长没有正面回应我的话，她问我，你还爱珊珊吗？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回答不出。

薛厅长的眼睛里闪烁着温和的愤怒和悲哀，她说我现在不是什么厅长，只是一个母亲。我用一个母亲的身份来问你，你其实不爱珊珊，是吗？

我把头更深地垂下，无颜正视这位母亲。为了回答她，我说请原谅我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她离开了我，就像，就像我离开珊珊一样。

薛厅长的平静丝毫不能掩饰住她的愤怒。她盯着我说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应该对你的行为感到羞愧。你走吧，珊珊不需要你的忏悔和赎罪，你也拯救不了珊珊的灵魂。珊珊要我代她告诉你，你要静静地活下去，也请你让她静静地活下去，不要再来找她。现在，我想请你离开。

在那一瞬间我的鼻孔里一阵腥甜。我知道它又来了，又来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了。我使劲地吸气，一股血倒回我的咽喉。但更多的血仍然肆无忌惮地从鼻孔流出来，滴在大衣上，扑簌簌地顺着光洁的大衣面流下去。我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幸好它还安静地躺在那里。我用手帕捂住了鼻孔，咳嗽。满嘴的血沫子透过手帕渗了出来。整个过程里，薛厅长，不，我的薛阿姨震惊地看着我，连声说，于……小北，小北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
我摆着手说没事，没事，天太热了，燥得慌。

这个谎言像玻璃一样透明。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知何时飘下来，早已经打湿了大半个车窗。我不愿自己的狼狈多延续一秒，推开了车门。小韩在外边守着，看见我捂着半个脸，鲜血顺着手腕滴落的样子，立刻紧张地冲上来，一个反手扣住了我的脖子，把我的脸按在了车上，另一只手死死地抓着我的头发。我松手，浸透了血的手帕散开，马上有许多雪花跌落在还冒着热气的手帕上，与它融为一体。

薛阿姨冲下车，叫开小韩。我的脸上一半是血，一半是雪，人歪歪斜斜地站着。

薛阿姨看着我，难以置信地说：小北，你……是白血病？


我真的想笑，但没有笑出来，勉强地点点头。

薛阿姨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连声说：你，你怎么会这样！老子——你爸爸知道吗？你妈妈知道吗？

我摇摇头，鼻孔里又开始有血了。笑话，这种事怎么能让他们知道。薛阿姨不再跟我说话了，她朝呆若木鸡的小韩喊，愣着干什么，快送医院！

小韩意识过来，飞快地拉开车门，又回过头来说薛厅长，这里不就是医院吗？





薛阿姨一手挥着，一手牢牢地拉着我，不让我跑掉。其实我就是想跑，也跑不远，我的两条腿已经像灌了铅一样，根本抬不起来。我索性站在原地，任由薛阿姨攥着我的手腕。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我想笑，我妈妈也当过兵，不过她的手劲可没薛阿姨这么大。

薛阿姨大声叫着，去人民医院，省人民医院！

我不得不抗议了，薛阿姨，我不去……

薛阿姨气急败坏地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即便是我与林珊珊分手的时候，她也没有舍得这么打过我。这一巴掌仿佛是一块红红的火炭，打得我半个脸立刻红肿起来，又痛又辣。与此同时，我清楚地听见薛阿姨变了腔调的声音。作死吧，小兔崽子，你就作死吧！

## 2

死。

我曾经在六岁那年接触过死亡。

那时我的家在一个遍地是金矿的山城，我父亲刚复员，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个地方落户。父亲是最大的一个国有矿的副矿长，母亲在矿上当会计，我则混在一群光屁股小孩儿堆里，没头没脑地跑来跑去。矿区别的不多，就山洞多，到处都是。那时候政策刚刚放开，个体小矿一哄而上，好端端的矿山上留下了许多或深或浅的洞口，像夏天雨后地面上一个个黑乎乎的知了洞一样——没有农村生活的孩子是不懂这个的。我曾经认真地向林珊珊讲解过知了的一生，如何挖洞，如何钻出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来,如何蜕皮,如何歌唱。林珊珊好奇地看着我,一点都不理解。过不多久,她忽然悄没声地去乡下住了一个礼拜,回来时带了一塑料袋蝉蜕,呼啦啦地倒在地板上,缠着我给她重新做一次小时候的游戏。我曾经给她讲过,小时候没有玩具,我就把白天寻来的蝉蜕从大到小排成一个方阵,依次命名为元帅、将军、军长、师长,直至普通小兵。而后闭上眼,在幻觉里指挥它们冲锋陷阵。我一边摆,一边对林珊珊说,再厉害的军队,也打不过你。林珊珊的眼睫毛忽闪闪地翘着,问我为什么。我很流氓地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林珊珊晃着手来掐我。我看见她的手指上裹着创可贴,就问她怎么了。她不以为然地说是摘蝉蜕的时候弄破的。我说你傻啊,好好的你折腾自己干什么。林珊珊看了我一眼,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:

因为你做过啊!你做过的事,我不做一次,就觉得对不起自己。

我已经被几杯红酒弄得傻乎乎的,就对她说,那我还被塌方活埋过呢,你要不要试试?

林珊珊被我明显的不以为然激怒了,立刻沉下脸来,冲出门外。那时我们住的地方在郊区,一到晚上到处黑洞洞的,除了狗叫没有人声。林珊珊刚洗了澡,还没穿内衣,胸前的两点直直地突起着,就这么罩着件无袖的睡衣跑出去的话,天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的醉意醒了大半,马上跳起来,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拦住了她。一番死缠硬泡之后她终于破涕为笑,非要我背她回去。我快活地、慌乱地走着,肩头突然阵阵剧痛,转过脸去看,珊珊正在用力地咬我,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双眼。我看到她乌黑的眼圈,泪珠从眼角滚落,一滴,两滴,渗进我的





头发里，沿着皮肤流下，带来一阵冰凉。

那天夜里我们缠绵到了很晚。在最后关头交了“公粮”之后，我疲惫地倒在枕头上，睡意潮水般涌了上来。我迷迷糊糊地抚摸着珊珊，说宝贝儿睡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珊珊一下子坐了起来，随手抱了个枕头遮住胸，平静地说，你说吧。

我莫名其妙了，说什么啊？

你被活埋的事啊。

哪儿有的事？我骗你玩的。

不，一定有，你休想瞒我。我早就看出来，凡是你一本正经说的话，十有八九是骗人的，随口说的，倒没多少猫腻。

我一下子清醒过来。就在那一刹那，路鹏，董亮，李小军，田二磊，还有闻桦，他们的脸逐一在我的脑海中显现，还是那样的幼稚。我曾经无数次从梦里惊醒，每次醒来都仿佛置身在那个山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共是五座小小的坟茔。我的伙伴们就长眠于斯，在浅浅的一层蒿草下。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，等着我生命的终结。前些年清明，我回了一趟矿山，在五个坟墓前边逐一点上支香烟，告诉他们，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总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就躺在他们的身旁。而后我给自己点上支烟，默默地伫立着。向左，是他们的坟墓，向右，是深不可测的山谷。我在左与右之间摇摆，看着手指间的烟慢慢燃烧到尽头。

珊珊听我讲完那个故事，问我说，北北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

我忽然笑了，居然笑出来了眼泪，我连连咳嗽着说，当然不是真的，被塌方埋着的人能活着出来吗？这话也就你信，傻丫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头快睡吧。

珊珊气笑了，粉拳一个劲地捶着我的肩膀，叫着让你坏，让你坏！我笑着看她发火的样子，把她按到枕头上，命令似的说快睡！珊珊撅着嘴，乖乖地闭上眼。

许久，珊珊睡着了。床头灯亮着，慵懒的光打在她的脸上，眉宇间一团柔媚的阴影，仿佛刚才欢爱时她迷离的眼神。我慢慢地挣开她的手，下床，在床头柜里摸出香烟盒。

午夜的郊区一片寂静。月光是冰蓝的，夜色凄清。我的身子开始哆嗦起来。耳畔又响起闻桦的惊叫：小北！不要碰那个……


六岁的我已经笑嘻嘻地把那个腐朽的铁家伙弄了下来，在手里得意地舞动着。十二岁的闻桦面无血色，他转身朝黑漆漆的矿井里跑去，一边跑，一边带着哭腔喊着，路鹏，董亮，小军，二磊，塌方啦，别吸烟了……

我愣愣地站在那个靠近洞口的地方，手里攥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家伙。就在这时，闷闷的声音传来了，我的小伙伴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凄惨的呼救，就被数不尽的木楔、矸石砸在了里面。一团白蒙蒙的石末子扑面而来，堵住了我所有裸露的器官……

一股袅袅的淡蓝色烟雾弥漫着。我浑身哆嗦，泪流满面。快二十年了，这个可怕的梦魇一直纠缠着我，仿佛一只嗷嗷尖叫的野兽，来过一次就认识路了，于是再也逃避不开。

过了许久，我的眼睛被一双温凉的小手遮住，是珊珊。她轻轻地把手移到我的腰际，她的脸贴在我裸露的背上，我能感受到那里一片如春的温暖。





珊珊悄悄地说不怕，不怕，老公不怕。她的手继续下移，停住，抚摸，一边狡猾地说，明天你就要出差了，在外边不许调皮哦，回来我会检查的。

我的故事还是应该从认识这个叫我老公的女孩子开始。

那是在我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。那时的法硕还是很走俏的，加上父亲早早地通过关系给一个省城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打了招呼，工作的事情不足为虑。上了十八年学之后终于解脱出来，我实在不愿立刻去投入另外一个囚笼，于是死皮赖脸拖着不肯去所里报到，对母亲的催促置若罔闻。那段日子我随意起居，恣情享乐，没有任何人和事来讨厌，也没有任何压力和责任。现在想起来，那真是神仙一般。

我记得那时互联网刚刚出现，这个省会城市里也不过只有几家可以上网的地方，而且一个小时要十五块钱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网络的。我常去上网的地方在青少年宫，那里的管理员老乔跟我很熟，允许我在打烊后留在机房，一边吃泡面，一边玩一个叫“西游记”的 Z-mud 游戏。那时候宽带还属于天方夜谭，家里上网都是拨号，青少年宫这边的 ISDN 更是天堂一样。因为网速太慢，打开一个图片都要等上半天，所以我玩的游戏是纯文字的，连个图片都没有，现在玩网络游戏的孩子们恐怕对此毫无概念了。

老乔对玩游戏不在行，在网上混了好久还是个小混混，而我都快做到巫师了。一次过了午夜，我们头对头吃碗面的时候，老乔说，我有个伙计在电信搞网站，才建起来的，你有兴趣做个版主没有？

## ◆梦里不知身是客◆

我吞了一大口面，说没兴趣。

老乔瞪大了眼，说为什么啊，你不知道版主多牛×啊。

我一心在游戏上，就说我还没当上巫师呢！等当上巫师再说。

做版主的事就这么黄了。而不久以后，我也因为得罪了一个网上的黑客高手，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游戏积分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别说巫师，就连老乔这个小混混也不如了。我一气之下彻底告别了网络游戏。在空虚了几天之后，我忽然想起来老乔邀我做版主的事。不料老乔看了我一眼，幸灾乐祸地说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人家现在不缺人了。怎么着，后悔吧？

我顿时觉得生活索然无味。正好父亲打电话来催我报到，原来母亲屡屡劝说无果，只好请父亲出山。我对父亲还是存有一丝敬畏之心的，于是顺水推舟，让家里再寄来两万块钱用来置办上班的行头，否则坚决不报到。母亲见我肯务正业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刻在我的账户上打了五万，嘱咐我买件好的西装，别在单位让人看笑话。我暗中窃喜，拿这笔钱买了个最新款的手机，又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。至于衣服，我最看不惯男人逛服装店，觉得他们不是鸭子就是雌性激素分泌旺盛。我母亲对律师的理解仅限于中央台一套的电视剧，所以觉得西装是一个律师的灵魂。说实话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，我的导师没教我这个，他只是告诉我如何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

大唐律师事务所不愧为省内律师界的一个传奇。白手起家的几个元老八年前创办了这个事务所，几年下来已经是业内公认的翘楚。翘楚是什么意思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好，反正





有个浅显的比喻：我们所在省里业内的位置，相当于美国电视圈里的 CNN，相当于中国电视圈里的 CCTV，这样说可能容易理解一些吧？

我去报到的那天下着瓢泼大雨。那时我还没车，母亲说本命年不吉利，害怕我出事，所以不给我买，我只好冒雨打车去。大唐律师事务所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写字楼上，当我一脚迈入大厅的时候，顿时有了种中产白领的感觉。说实话，这种感觉还真不赖。

前台接待的漂亮女孩把我领到了韩总办公室。办公室是个里外套间，韩总在里面，外边又坐着一个更漂亮的女孩子。我正暗暗感叹着，她，也就是庆瑾，满脸含笑地站起来说：于小北吗？怎么才来？我挺意外地说你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叫于小北？

后来在我做版主的论坛里发表了好几篇充满意淫色彩的情感散文，都是拿她做的原型。那几篇文章里有好些内容都是有感而发，所以写得楚楚动人，点击率回帖率一度无人匹敌。庆瑾是个才女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不过那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她看上去让人觉得很舒服，像读了一首韵脚意境都很美的宋词。庆瑾大概对我这样的准色狼见怪不怪，保持着职业的微笑，把我领进韩总的套间。

韩总是当年草创大唐律师事务所的元老之一，除了大当家的龙总，下面的几个元老一律一视同仁，排名不分先后。父亲在电话里给我说过，韩总在业务上有一手，是实际上的业务副总，让我跟着他多学学。韩总摆摆手让庆瑾出去，见我没见过世面似的看着庆瑾娇柔的背影，嘿嘿笑了，说，怎么样小子，我